

■ 重温 经典

萧军《八月的乡村》——

一部抗战文学经典的诞生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抗战文学经典——萧军《八月的乡村》出版90周年。这部小说是最早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作品之一,不仅反映了九一八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记录了抗日英雄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的前身——磐石游击队成长壮大的历程。

“这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

萧军,辽宁义县人,1925年,年满18岁的他怀揣报国梦踏入军营,但很快发现军阀部队并非他所想象的那样,而是充斥着黑暗与腐败。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萧军在沈阳目睹了城市的沦陷,看到东北军和国民政府的不抵抗,他失望至极。随后,他离开沈阳前往哈尔滨。1932年2月,萧军又一次目睹了哈尔滨的沦陷,受到了极大刺激。这一年,萧军在哈尔滨化名“三郎”正式开始文学创作,并逐渐和中共地下党员、进步青年走到了一起。

《八月的乡村》的创作,是由一个偶然的来客激起的。1933年5月,先是萧军好友、作家舒群见到了老同学傅天飞,后者在九一八事变后随中共满洲省委委托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游击区发展抗日武装,在那里,傅天飞逐渐成为磐石游击队的一名领导人。听着傅天飞讲述磐石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舒群劝他留好这些“腹稿”,将来把它们都写出来。傅天飞说,咱们两个人,两份腹稿,要保险很多。两人聊了整整一天一夜。第二天,舒群又将这些英雄故事讲给了好友萧军、萧红听,他们听后非常感动,让舒群一定要把傅天飞请来到家里来。后来,萧红在作品中曾对傅天飞的到来有过描述:“这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有时也来着笑声”。萧军完全沉醉在傅天飞的讲述中,深有感触,他很想用自己手中的笔把故事里那些可敬、可亲、可爱的人们写出来。不久,萧军便开始动笔创作这部以磐石游击队的事迹为基础,以他个人的军队生活体验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

“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

1934年夏,萧军与萧红在哈尔滨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于是辗转前往青岛,途中把手稿藏在茶叶筒里才躲过了盘查。同年秋,萧军在青岛完成《八月的乡村》初稿,但一直担心自己写的是否与当时革命文学运动的主流合拍。青岛荒岛书店负责人孙乐

文建议他可以给上海的鲁迅先生写信求助。萧军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给鲁迅写了一封信。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回信。在回信中,鲁迅说:“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

1934年11月,二萧来到上海,终于见到景仰已久的鲁迅。后来,萧军根据鲁迅的意见,对文稿进行了再一次的修改。也是在鲁迅的帮助下,1935年,《八月的乡村》与叶紫的《丰收》、萧红的《生死场》一同被列入“奴隶丛书”,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为了安全考虑,《八月的乡村》作者署名为“田军”。

在为《八月的乡村》撰写的序言中,鲁迅谈及自己见过的有关三省被占事件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捷捷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鲁迅还特别强调,这本书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妄想的“心的征服”是有碍的。《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在左翼文坛引起轰动,迅速在读者中产生影响。这部交织着血与泪的作品,把东北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赤裸裸地展现在全国人民眼前,让关内民众看到了东北大地上正在进行着的不屈反抗,同时小说也警示着关内不要成为第二个东北。在小说中,萧军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所谓抗战“悲观论”“失败论”,让人们看到中国抗战的希望与光明,正如作品中人物所说:“同志们,快了,出了这个谷口,再过一条河,对面在几个山怀抱里的那个堡垒,就是王家堡子——出了这个山口子,就能看到一炮台,石头堆的,在那边山头上。炮台上面一定有红旗,如果他们要在那里——他们一定有人在这里等候我们……”

“人民血写的历史是无法、也不可能被歪曲、被消灭的”

“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毁灭了吧!还是起来?毁灭了吧?还是起来?奴隶的恋爱毁灭了吧!奴隶没有恋爱;奴隶也没有自由!”

1936年的一天,北平高粱桥畔一群学生聚在一起,大声朗诵《八月的乡村》中的段落,深深打动了路过的扶轮中学音乐教员王洛宾。回去后,王洛宾很快把这段文字谱成歌曲,并取名《奴隶之爱》。在他的



教唱下,许多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学会了这首歌。不久,这首歌曲就传遍了北平、华北甚至更远的地方。这段轶事足见《八月的乡村》在当时的影响力。

《八月的乡村》出版后,因揭露日军暴行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遭到国民党查禁,在民众中却得到传播。从1935年8月到1939年1月,不到4年,该书发行了10版,还被带到国外,先后出版了日译本、英译本、俄译本等,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人民抗战的真实情况。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论该书时说:“在历史中最崇高、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比起平铺直叙地讲事实,一部小说、一首诗歌或一篇论文往往更能揭示出这一时期内在目的的核心、力量的源泉”“这部小说的问世正值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之际,小说也推动了与之相关的政治事件的发生”。

令人悲痛的是,1938年2月,作为小说原型之一的傅天飞,因为叛徒的出卖被捕。日伪军对他进行了多次秘密审讯,希望劝降他,均遭拒绝。最后一次提审中,他趁看守不备,夺过手枪自杀殉国,年仅27岁。

英雄已逝,但那些“腹稿”以文学的方式传播开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手稿库珍藏的《八月的乡村·后记》中,萧军写道:“墨写的历史虽然有时可以被歪曲、消灭;但人民血写的历史是无法、也不可能被歪曲、被消灭的”“人民要生活,就要斗争;要不做奴隶,就要斗争”。90年后的今天,重温这部经典小说,我们依然能够听见白山黑水间的抗争怒吼,能够看见血写的历史镌刻着怎样的铮铮不屈。

慕津锋

■ 新作 述评

《红楼三城》:

打开三座城市与“红楼”的通道

《红楼梦》问世以来,其艺术与思想上的双重价值引来无数学者研究,“红学”蔚为大观。作为显学的“红学”大抵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红楼梦》问世之后,脂砚斋主人以来的评议;二是民国以来的旧红学,以索隐派为主;三是五四运动之后的新红学,以考据派为主。近些年来,“红学”与饮食、民俗、地域相结合的趋势明显,陈正荣《红楼梦》一书即是其中典范。该书有感于《红楼梦》、曹雪芹家族与南京、苏州、扬州三座城市的特殊关系,首次提出了“红楼三城”的概念,进而结合《红楼梦》文本、曹雪芹家世,对三城的“红楼”遗迹进行了探访,体现红楼人物的生活世界和日用常行。

《红楼梦》所涉及的朝代、地域,作者曹雪芹是有意模糊的。《红楼梦》第一回说得很清楚,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失落无考。纵观《红楼梦》全书,写实名的地域着实不多,大荒山、无稽崖、大如州、真真国、平安州等都是虚构的。但是通读《红楼梦》文本,地理位置实则非常清晰,写的就是“两京两州”:京城、南京、苏州、扬州。在康乾时代,“两京两州”是我国大都市里的第一方阵,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线城市。然而对于京城,作者也是模糊处理的,一会儿京都,一会儿京城,从来没有说北京。而另外三个地方——南京、苏州、扬州则写得清清楚楚、反复出现。其中南京出现最多、其次是苏州、再其次是扬州。据作者对《红楼梦》前八十回的统计,南京(包括金陵、应天、江宁、石头城)出现了33次,苏州(包括姑苏)出现16次,扬州(包括维扬)出现6次。可见曹雪芹有意用三城不同时期的古名模糊故事发生的时间。

作者首次将南京、苏州、扬州称之为“红楼三城”,在他看来,喜欢这三座城的曹雪芹与三城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

《虎溪山下》:

书写百年家族故事里的洪流微光

湖南虎溪山,相传为“猛虎歇息之地”。山下一处,是作家蔡冀琰家的祖坟。祖坟坐落于小村庄纵深处,前方开阔,正对笔架山,能见日出日落;背靠主峰,山峦叠翠;两边有山环绕,山脚有小溪蜿蜒,常年水流不断。在风水师眼中,这无疑是一块风水宝地。

蔡冀琰的祖父不信鬼神风水,唯重祭祀。清明前夕,再忙也要张罗着裁黄纸、打孔、准备皮纸、再写封包,每次第一个写的都是“蔡氏李母聪明老孺人”,再是“蔡公德秀老人”,然后是“蔡氏张母婉英老孺人”。

“蔡公德秀老大人”,即蔡冀琰的曾祖父蔡德秀。他曾是富家少爷,本有优渥的出身和安逸的前程,却选择了一条不安稳的路:早年抗婚离家,成为第一批新学师范生,又改行学医,后投笔从戎,立战功赫赫,到四川署理一方军政,断案、剿匪、禁烟。袁世凯称帝后他毅然加入护国军讨袁。千帆过尽主动挂印归乡,于虎溪山下开一间小医馆,悬壶济世。在接踵而至的战争、疫疠、社会动荡中,蔡德秀一生中的三位夫人也面临着生活的重重磨难:遭父母之命迎娶的妻李聪明,独守着有名无实的婚姻,得不到丈夫的爱,便倔强地守着豆腐摊,卖一辈子豆腐,独立撑起一个家,只求赢得他的尊重,为了心中挚爱奉献一生。身世飘零的丫鬟刘素贞,在爱人的感召下投身革命,付出生命亦无悔。她对爱人说:“我没

“既然他自己说,朝代、地址无考,可又为什么将南京、苏州、扬州三城直接写到小说中呢?因为这三城是《红楼梦》大厦的重要支柱,缺一不可。也可以说,三城是作者的根,是‘红楼’之源。”具体而言,书中分为《南京篇》《苏州篇》《扬州篇》并作了细致的介绍。

“红楼三城”中,曹雪芹似乎对金陵情有独钟。金陵是他的故乡,他生于此、长于此,他童年、少年时期的十三、四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此外,曹家自从曹玺起,先后三代四人任江宁织造五十八年,在南京前后生活了六十六年。在现实生活中,南京是曹家的根;在小说中,南京是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根——曹雪芹把书中最重要的十二位女子冠名“金陵十二钗”。他最初还把小说命名为《石头记》《金陵十二钗》。毫无疑问,曹雪芹对南京是熟悉的,他写了钟山、秦淮河畔桃叶渡、石头城、六朝遗迹,还写了云锦、西府海棠、白雪红梅等与南京有关的风物。还写了南京风俗,用了不少南京话。此外,曹雪芹塑造了一个住在金陵城的甄家,甄家与贾家是世交,甄家有一个甄宝玉,与贾宝玉长得一模一样。与贾家一样,甄家也曾接驾过,后来被抄家。甄家似乎是贾家在“镜子”中的形象。这就是艺术上的真真假假、虚实虚实。

“苏州李府半红楼。”这是中国台湾学者皮述民的一家之言,意思是说,《红楼梦》中的素材多半出自曹雪芹舅爷爷李煦的家,意在强调苏州的分量。苏州李家与金陵曹家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李煦母亲、曹寅母亲都曾做过康熙皇帝的保姆;李煦任苏州织造,曹寅任江宁织造,后来两人轮流兼任两淮巡盐御史;两人都曾接驾四次;康熙皇帝一死,李家与曹家先后遭殃。雍正元年,李家被抄;雍正五年,曹家被抄。

《虎溪山下》:

书写百年家族故事里的洪流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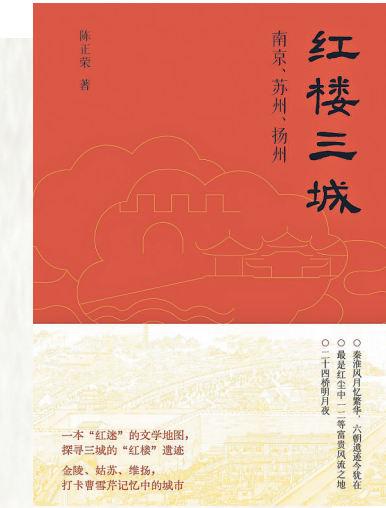
有一天不想成为你的妻子,但更想先做好自己。”敢爱敢恨的张婉英,为爱远赴千里,在虎溪山下建医馆、开女科,成为旧时代最早的女性主义者,最终与爱人携手一生。

这三位女性如同时代洪流中的微光,即便身处困境,依旧以各自的方式顽强地绽放光芒,她们是旧时代最早的女性主义者。这样的家族故事,是普通人家在岁月长河中留下的坚实脚印,虽没有被史书记载,却散放着平凡人对家国的热爱和对正义的坚守,展现着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生生不息的美好与坚韧。

祖辈的故事和遭训在家族中口耳相传。多年后,蔡冀琰通过大量家族日记、信件、口述,还原百年间四代人的浮沉际遇,写成了这部非虚构文学作品《虎溪山下》。《虎溪山下》分为上下两部,上部“虎溪山下”追忆曾祖父蔡德秀的人生故事;下部“人事浮生”勾连祖辈、父辈和自身的离合往事。无论身处富贵抑或贫贱,蔡家几代人始终秉承着清白朴素的家训:诗书传家不止,积善行德无尽。

祖辈的故事和遭训,一直激励着“在苦水里泡大的”蔡冀琰直面苦难,坦然面对坎坷;五岁痛失父亲的他,童年饱尝世态炎凉,家道中落,旁人的冷眼与生活的窘迫如影随形。他的成长之路格外艰辛,但祖辈在虎溪山“留的东西”成了他直面困境的一束微光。

很多人会对原生家庭的



《红楼梦》开篇第一回就从苏州写起——“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苏州是林黛玉的出生地。她在京城见到来自家乡苏州的特产立刻泪眼汪汪,思乡之情油然而生。在一百二十回中,林黛玉死后归葬于苏州。一片美丽的叶子落了,回归生她的土地。除了林黛玉,《红楼梦》写了不少苏州女子,如妙玉、英莲、邢岫烟、娇杏、十二官、慧娘等,可见难忘姑苏情。

扬州,是曹雪芹祖父曹寅创造曹家辉煌的地方。他在这里担任两淮巡盐御史,在塔湾接驾,受到皇帝嘉奖,刻印《金唐诗》,最后也在这里告别人世。对于曹家来说,曹寅是一棵大树,大树倒了,树倒猢猻散,曹家从此走向没落。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当了两淮巡盐御史,且病死扬州城,这与曹寅是那么相像,所以清代点评家周春说,林如海就是曹寅。当代红学家严中认为,虽然不能等同,但有曹寅的影子。曹雪芹对扬州是熟悉的,他写绿杨城郭、写郊外的寺庙、写大运河、写隋堤、写桥中的黛山和林子洞。虚构他认为,《红楼梦》中所写的美食,多半是淮扬美食。所以,扬州有底气推出“红楼宴”。

总之,《红楼三城》从三座城市的层面打开了城与文、城与人、城与梦的通道,是红楼研究的全新入口,也是红楼文化的深入和拓展。这样的写作,让我们一直以来关于红楼的梦更加亲近切切、更加触手可及,让我们再一次地感受《红楼梦》无尽的魅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文/图

书店 记事

深圳作为一座现代化都市,仍保留着一些特色古旧书店,它们不仅是书籍流转的场所,更是城市文化的记忆载体。深圳的古旧书店多藏身于城中村或老街巷,既有专注于古籍善本的君阅籍、尚书吧,也有以平价淘书为特色的九斤书店、外来之家。这些书店不仅是书籍交易场所,更承载着城市文化记忆,适合慢节奏探索。

尚书吧有着爱书人都难以抗拒的诸多元素:旧书、好茶、好酒、音乐,以及趣味相投的爱书人。

对于深圳的爱书人、藏书家而言,尚书吧可能是日常据点,也是“深圳私人藏书展”现场,十年来,他们把自己珍藏的宝贝拿出来,在尚书吧展现其“书肆拾香”,给深圳藏书文化带来一股清风。

尚书吧有一处暗房,屋内别有洞天,各种绝版好书、古籍善本琳琅满目。我有幸和吧主是朋友,每次都获准在暗房和书友品茶聊天。当年,尚书吧最值得流连的还是书架上那些旧书、签名书、绝版书和一些善本,有些小贵,但确实稀缺,相信真正爱书的人,也难抵好书的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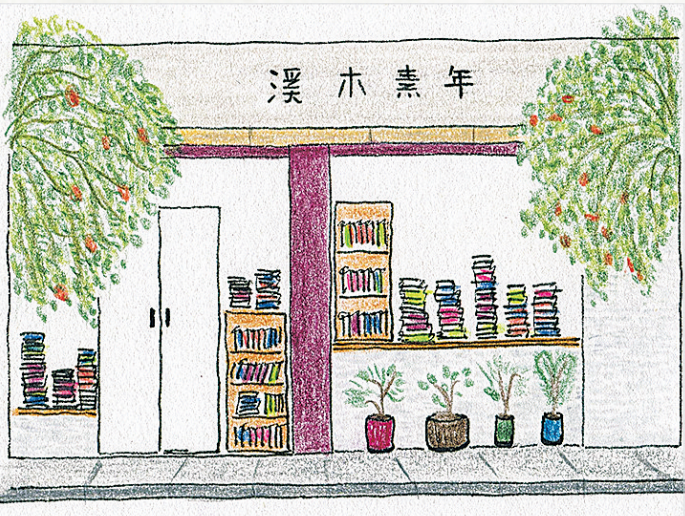
蛇口的溪木素年书屋相对年轻,但实际上它不是一家纯粹意义上的书店,而是典型的书吧。主理人杨勿夫妇是典型的i人,他们把书屋打造为“一段直抵孤独的阅读”,每位走进这个充满书香空间的人,都会被这样的“i人环境”影响,自动进入i人模式,可谓是绝佳的“i人避难所”。

位于龙华的外来之家旧书吧,可以算深圳最早的二手书店之一。店主老刘深知来深圳打工人的不易,秉持着“来了就是一家人”的理念,十多年来在书店创办书友会,帮助工友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二十多年来,书店虽然没有实现商业上的成功,却收获了一批忠实的书友,他们在一起互帮互助,共同成长。如今,外来之家已经不单是老刘的书店,它已经成为在深外来务工者的精神故乡。

南山的淘书乐二手书店,也是最早一批的深圳旧书店之一,书店对面是一所小

在深圳淘古旧书

特约撰稿人 绿茶 文/图



绿茶手绘溪木素年书屋。

学,等着接孩子的家长经常来书店淘书,有时候接了孩子一起来淘书。尽管面对学生群体,但店主谢海涛坚持不卖教材教辅,依然偏重文史哲旧书。

我问老谢为什么非得守着书店,他微笑着表示:“自己曾经也是文学青年,写了很多微型小说,在《小说选刊》《微型小说月报》《深圳特区报》等报刊发表,守着书店,就是守护自己的文学梦想。”

2006年,陈海珠在福田开了一家二手书店叫阿朱小屋,她把自己的书店比喻为“旧书银行”,读者可以把自己不用的旧书存在书店供其他读者阅读和购买,而存书的人 also 获得相应的积分,可以凭积分购买和借阅自己喜欢的书。这种“以书换书”的创意让书店获得足够多的书源和很多忠实的书友。

阿朱小屋十周年之际,书店因一些变故关门歇业。四年后,2020年7月,阿朱小屋重生,更名为百遍阅书店。百遍阅书店保持着阿朱小屋时期的“旧书银行”理念,继续扩大“旧书银行”存量。

书越存越多,又过了四年,百遍阅书店继续扩张,2024年12月,在深圳六约地铁站深铁汇里商场一楼开办了2000平方米的

旧书城——不二书店,自称是中国最大的旧书城,有近百万册图书。

罗湖区笋岗村的古风简室旧书店在这个城中村有些年头了。小店拥挤,目测二十平方米左右,但书量很高,每个书堆一人多高,过道仅容一人侧身入内。除了各种旧书,还有老物件、旧磁带、旧挂历等等,有淘旧物爱好者,这里无疑是宝藏书店。

龙岗勔村的九斤书店,听名字大概能想到,这家书店的书论斤卖,九元一斤。如果买肉的话,九元大概买不到猪肉的好部位,如果买蔬菜的话,像菠菜、西兰花、油菜菜等大多数绿叶菜都可以买到;如果买水果的话,苹果、香蕉、葡萄等也差不多这个价格。这么说来,如果九斤书店能像一般超市一样门庭若市的话,这个生意还是值得做,但大多数书店通常是门可罗雀。

君阅籍古旧书店是深圳唯一的古籍书店,这家书店在龙岗上围老村。店主何君茹以前是位出境导游,在国外带团时经常逛一些旧书店,囤了不少古籍。后来她把自己多年囤的古籍拿出来,开了一家古籍书店,安放自己。

店里大概有2000多册旧书、600多册古籍,以及1000多张文献纸品,以明清线装古籍为主,还有日本的和刻本以及民国书籍及二手绝版书等,文献纸品包括粮票、通行证、营业执照、学生证、工作证……

如今,经营古籍已成为她生活的主题,到处摆摊也已成日常。开书店,一定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只有真正开了书店,才能体会到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

